

拔劍起蒿萊

黃 大 銑



拔剑起蒿莱

黄 大 铎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福州

内 容 提 要

自古草莽多英雄。这部章回体历史小说，以明朝中叶的社会背景为纬，以福建邓茂七领导的义军活动为经，谱写了一曲草莽英雄正气歌。主人公邓茂七及其结拜兄弟，均武艺高强，豪侠心肠。他们目睹朝廷昏庸，宦官专政，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深感人间之不平，从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直至歃血盟誓，拔剑而起，矛头直指贪官污吏。面对官兵的追捕，他们血战吕峰，遗恨千秋。

小说战斗场面惊心动魄，故事情节纵横曲折，富有地方色彩，绚丽多姿。书中人情事理，咄咄逼真，令人可喜可愕，可歌可泣，经久难忘。

拔 剑 起 蒿 莱

黄 大 铤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6.25印张 2插页 389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720

书号：10368·1 定价：2.53元

目 录

第一回.....	(1)
黄正中狼加冬牲例	
邓云英小试巾帼威	
第二回.....	(10)
黄宗富定计拒官兵	
李四娘挺身开黄府	
第三回.....	(21)
痛弱女莽汉动痴情	
献微躯英雄重大义	
第四回.....	(30)
三寸舌说退小弓兵	
一席言激奋众乡勇	
第五回.....	(39)
荆棘如林山石似雨	
官兵失魄千户丢魂	
第六回.....	(48)
卖官鬻爵王振弄权	
得陇望蜀宋彰愤礼	
第七回.....	(57)
旁征警众义士说奸	
歃血盟心英雄举义	

第八回 (67)

气昂昂聚义黄竹坑

雄赳赳挥师沙县城

第九回 (76)

巾帼女奋身保粮仓

读书人进言抚百姓

第十回 (86)

罗汝先狡骗诸义军

邓茂七威慑众乡勇

第十一回 (95)

吕峰山上义军扎寨

白马庙中茂七称王

第十二回 (103)

挟私怨进札陷同僚

怀公义筹粮济百姓

第十三回 (111)

献二城投奔铲平王

取三县包围汀州府

第十四回 (119)

掉轻心铲平王中计

重大义陈正景坠崖

第十五回 (130)

感盛情说梦比痴人

怀深爱挺身引猛兽

第十六回 (142)

离杉关义军奋兵威

进邵武茂七肃军纪

第十七回	(153)
香祁镇御苑夜行乐	
奸王振私邸昼点兵	
第十八回	(164)
延平府巧语得军情	
梅山寺花言脱恶境	
第十九回	(174)
说干将响往黯淡滩	
怀鬼墙神游信国府	
第二十回	(184)
议招抚厅上起风波	
拒宣谕城下跃战马	
第二十一回	(194)
小老虎飞身压众丑	
黄宗富挺舌战群英	
第二十二回	(205)
美姑娘进香惹祸水	
花公子猎艳招灾殃	
第二十三回	(215)
儿女情长红玉留剑	
英雄道合明松传书	
第二十四回	(225)
沙县衙中义军定盟	
半山亭上都司中计	
第二十五回	(235)
小红梅急急报凶讯	
邓伯孙匆匆请救兵	

第二十六回 (244)

劫法场一打建宁府

救兄弟二走宁远门

第二十七回 (254)

诬奸官强忍心头火

悯娇娘且留手下情

第二十八回 (264)

宽肩背轻驮小娇女

慧英娘小戏莽留孙

第二十九回 (275)

情深义重心惦三弟

秋高马肥兵进闽南

第三十回 (285)

莽夫痴妇双意绸缪

侠女英男两情缱绻

第三十一回 (294)

姐妹情深红梅说项

姑侄爱厚云英保媒

第三十二回 (304)

刘总兵索贿南京城

张监军眠香平康里

第三十三回 (316)

宗留挡路三军受阻

云飞断桥一将难越

第三十四回 (325)

罗汝先策反遂心机

廖云飞斥敌丧性命

第三十五回 (333)

众口铄金愁怀难遣

一言定鼎苦心可嘉

第三十六回 (343)

争风吃醋官将行凶

说诗论词文士拍马

第三十七回 (354)

见贤王三老诉衷曲

救百姓茂七兴重兵

第三十八回 (363)

怀雄心二打建宁府

困重雾再返沙县城

第三十九回 (373)

甜言蜜语内藏祸心

暗箭明枪外似好意

第四十回 (382)

邓云英愤思闯畏路

廖红玉义欲破难关

第四十一回 (391)

牵强附会说诗陷贤

寻踪辨迹忆故疑奸

第四十二回 (401)

诉离情强忍辛酸泪

表阿意乱放荒唐言

第四十三回 (412)

口诛笔伐痛骂阍宦

谈东说西隐探内奸

第四十四回 (421)

罗汝先进计得军心

黄宗富陈言失众望

第四十五回 (431)

铲平王洒血九峰山

廖红玉就义后坪里

第四十六回 (442)

千秋遗恨茂七归天

一代传亲伯孙继位

第四十七回 (452)

莽丈夫冤作刀下鬼

痴女子忍为世外人

第四十八回 (462)

弱书生苦拉难忘侣

勇巾帼毅抛不了情

第四十九回 (472)

邀功索剑大员出丑

诱降惑众小吏逞能

第五十回 (482)

歃血盟誓义贯日月

奋身肉搏气壮山河

第五十一回 (494)

紧迫祸首惊惶撕掇

苦找军师焦急奔波

第五十二回 (503)

弱书生残躯葬九曲

小老虎热血写春秋

后记 (512)

第一回 黄正中狠加冬牲例 邓云英小试巾幗威

明正统十二年（公元一四四七年）隆冬，地处南陲的福建，虽不如北国之大雪纷飞，严寒侵骨，但也已萧杀凋零，朔风时吼。眼看腊月将尽，转瞬过年，豪富之家，早已杀鸡宰羊，备下饕餮筵宴；即使清贫小户，也难免得竭力筹措，应景一番。但在沙县黄竹坑，这时农民们却无心过年，他们正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哩！

这话从何说起？原来庙小菩萨大，黄竹坑虽是沙县二十四都一个偏僻不起眼的小山村，却出了个远近闻名的大地主黄正中。他田连阡陌，富甲邻都，不仅全黄竹坑，即全二十四都，也大都是他的佃户；他不仅呼奴使婢，还豢养了几十个家丁，如狼似虎，称霸乡里。他平时租利盘剥不算，还定下一个陋规，凡租他家田地，或为他家佣工，大年下都须输送一份厚礼，鸡鸭鱼肉，山珍鲜果，缺一不可，名叫“冬牲”。“冬牲”不供，或抽佃，或解雇，断绝你来年衣食之资。因此，二十四都每逢过年，黄正中一家眉开眼笑，贫苦农民却泪眼汪汪。今年，黄正中也不知中了哪门子邪，突然规定：“冬牲”份例由按户改为按人，如此一来，家口多的，将成倍、成数倍的增输，这无异是晴天霹雳，雪

上加霜。正当乡农们逡巡无计之时，黄家总管狗都嫌已带着家丁挨家催讨。这狗都嫌本名苟度贤，就因他刁钻尖刻，惯于狐假虎威，人们恨之刻骨，背地里给他取了个诨名。这狗都嫌一出门就是灾星，在催讨中竟然一脚踢死了长工张留孙的老娘，这一下犯了众怒，大伙一番合计，横竖是个死，不如来个死里求生：抗交！不仅“冬牲”免提，即连租粮，也待来年再说。这真是开天辟地的大义大勇，使黄正中惊骇莫名，而当他得知为首之人竟是邓茂七时，又气得暴跳如雷，“邓茂七何许人？不正是我一力推举的总甲吗？这不成了引狼入室，喂狗咬主人了吗？”

那还是这个年初，朝廷因叶宗留“矿盗”纵横闽、浙边境，特命巡按御史柳华来闽策划征剿，柳华即传檄全省各府县，不论大小乡镇，都要修筑“隘门”，设立关卡，编民户为军伍，设置兵器，轮番把守。每都推举一个总甲统率。黄正中因见邓茂七虽是外来人，却通晓武艺，又甚得人心，有意收为心腹，就推举他当了二十四都总甲。谁知邓茂七桀骜不驯，当了总甲后虽也操练乡勇，却不听从黄正中的颐指气使，黄正中正自后悔之中，如今邓茂七竟又敢率众抗交租例，怎不使他火上添油。他立即写了一封书信，派得力家丁送往县里去。县太爷谢聪与他素有结交，也就立即派了两名捕快前来拘拿为首之人。众乡邻当然不能让邓茂七轻易为人拘走，他们软硬兼施，连哄带吓，终于把两个捕快撵走。黄正中见此计不成，又急又恼，心想，一个邓茂七都扳不倒，我黄正中还怎能在二十四都独霸一方，就亲自坐了轿子去县里搬兵。县太爷看在孔方兄的分上，即命巡检刘洪标带领三十个弓兵，前来黄竹坑立拿邓茂七归案。三十个弓兵，还有个巡检率领，自非两个区区的捕快可比。怎么办？要不让人眼睁睁把邓茂七拘走，势必有一场血斗；要让邓茂七束手就擒，自非乡民们所愿，何况如此一来，群龙无首，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又该如何是

好？邓茂七哪！你可有三头六臂！

邓茂七初名云聚，原籍江西建昌府。他身躯伟岸，仪态端方，从小练就一身武艺，为人正直豪爽，最爱打抱不平。那年他一个堂哥与当地恶霸争风水地，打了官司。他堂哥无钱无势，官司输了，风水地丢了，气得一命归阴，他堂嫂也悬梁自尽。他一口气之下，半夜里越府杀了那个恶霸，因此便逃亡到福建省宁化县，改名茂七。在宁化县他结识了行侠仗义的陈正景，十分相得。他们一起创办了“圩集会”，来往商贾入了这个会，便受到保护，不怕豪强欺压。因此又招致豪强忌恨，往官府递了一状，告他聚众谋反，他只好又逃离宁化，来到沙县黄竹坑定下居来，租种黄正中十来亩田地，藉以糊口。经过几度流徙，诸番周折，邓茂七已年近四十，也不娶妻。只是更加痛恨官府暴虐，愤慨人世不平，因此也就更加惜老怜贫，扶困济危，邻里有急，不惜倾囊相助，人人喜欢与他结交朋友。他对黄正中巧取豪夺，贪得无厌，早已心怀不满。此番又老例新翻，逼得人无路可走，直使他恨得咬牙切齿，便毅然挺身而出，率领着乡邻们要和黄正中较量一番。

邓茂七虽没有三头六臂，但在他周围，确有几支得力的臂膀。这便是一女——他的亲妹邓云英；三男——他的三个结拜弟兄。

结拜弟兄四人，邓茂七居长。老二姓黄名叫宗富，表字羽生，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自幼读破了万卷书，博古通今，可惜屡试不第，至今连个秀才都不是，只好在村里招几个孩子课读为生。连年灾荒，再加租重税高，乡亲们日夕难度，有几家读得起书，黄宗富孑然一身，因束脩有限，还是难以糊口。那一年黄正中死了老娘，想把墓地搞得风光一些，想起了这个全村唯一的读书人，特叫狗都嫌找上门来，要黄宗富撰写一个墓志铭，酬劳是大米一斗。黄宗富当时正揭不开锅，出人意料，竟然一口回绝；黄正中咬一咬牙，把酬劳从一斗加到两斗，又从两斗加到三

斗，黄宗富只是一个劲的摇头，还特地写个对联贴在门口，表明自己的心迹，对联上写道：

宁使三餐难继

不为斗米折腰

这就明白告诉黄正中，他出再多酬劳，也是白费心机。气得黄正中咬牙切齿，恼羞成怒，竟然叫了几个狗腿上门，立时三刻要轰黄宗富出村，黄宗富无可奈何，差点要“折腰”了。正在这节骨眼上，邓茂七带了几个乡勇来打抱不平，反而把狗腿子轰走。黄宗富十分感激，从此两人结为莫逆之交。两人都好杯中物，常时一瓶老酒，综论古今，十分相得。邓茂七粗通文墨，常向黄宗富求教，黄宗富也常向邓茂七学些拳棍。黄宗富以清高自许，也很钦佩邓茂七的见义勇为。他见多识广，足智多谋，但又不免患得患失，优柔寡断，缺少邓茂七的义无反顾之慨。

老三名叫张留孙，是黄府的长工。他生得肩宽腰阔，五大三粗，一脸络腮胡子，象一座铁塔，一尊门神；而憨直鲁莽，性急如火，又象一颗爆仗，一点就着。他一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干起活来象风卷残云，谁都比不过他。他又生就的闲不下，坐不住，上工前后，总想拣些杂务做做。也许正因如此，他常到厨下劈柴烧火，竟与烧饭女佣李四娘产生了奇特的感情。李四娘丈夫原也是黄府长工，因从小得到一种痼疾，身体虚弱，不堪重活折磨，过早地一命归阴，给年轻的妻子留下一屁股债，李四娘只好到黄府卖身相抵。她认定这是命乖所致，整日价低首下心，逆来顺受，再无任何想望。张留孙年近三十，因家贫尚未娶妻，但他也从来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不想两人常时相见，一来二去，鬼使神差，竟都有了一些难以言传的感情。张留孙天生的拙于言辞，李四娘也是沉默的多，他们在一起最多是彼此看上一眼，又慌忙把眼睛移开，什么都没有说，又好象什么都已说了。就这样，逐

渐地在不知不觉中，又似乎谁都离不开谁了。一天不见张留孙来厨房，李四娘就象丢了什么，锅铲都提不起来；张留孙见天不到厨房转转，也跨不出黄家的门。对他们这种异乎寻常的表现，黄正中也不是毫无所闻，但他只是装聋作哑，他有他的打算。张留孙象牛一样替他干活，这使他十分满意，他甚至想等待时机从中撮合，以便把这头“牛”更加牢牢地拴在自己手里。

老四姓陈名敬德，也是黄正中的佃户，与邓茂七隔邻相处。四个弟兄唯他有了妻小。小媳妇李秀梅年轻贤慧，守着个五岁小男孩，和睦相处。陈敬德五短身材，貌不惊人，可练就一手绝技，善打飞弹，一两百步之内，百发百中，农闲季节，家中常有野味佐餐。

最后该说到邓茂七的亲妹云英了。别看她是个女流，却是大不一般。她二十七、八年纪，身躯粗壮，性情豪爽，而且泼辣大胆，赛过男子。她出嫁没多久，丈夫便得痨病死了。只好回到娘家依附哥哥过活。邓茂七闯下大祸逃离家乡后，丢下堂哥才五岁的儿子伯孙给她抚养。那恶霸家中人抓不到邓茂七，声言要斩草除根，邓云英只好带了伯孙也逃亡在外。姑侄俩乞讨为生，一日来到宁化，不期遇到陈正景，才知道邓茂七的下落，于是兄妹叔侄又在沙县团圆。邓茂七有了妹子替他料理家务，更放心在外交朋结友。邓云英除了料理家务，还跟哥哥学得一身武艺。原就胆识过人，有了武艺，更加天地不怕，大有巾帼英雄之概。她那勇斗差役的故事，在黄竹坑真是脍炙人口，老幼皆知。

那是有一日，两个差役上门来追索一笔税款，适值茂七不在，云英出来接待。那两个差役全是色鬼，见云英虽是粗布衣衫，不施脂粉，却自有一股动人风韵，竟然动了淫心，涎着脸赖着不走，也斜着两双贼眼，嘴里闹嘈嘈嚷道：“小娘子，赏杯茶喝。”邓云英何等厉害，早已看穿了两颗贼心，但她不露声色，

故意满脸堆笑说道：“两位差爷请坐，农家旁的没有，一碗茶还是端得出来。”便倒了两碗茶放在桌上，一个蟹壳脸的差役趁云英送茶之时，伸出手来拖道：“小娘子也请坐下。”邓云英把贼手甩掉，佯作不知，站在一边笑着。两个贼子见此，越加胆大三分。那一个年轻些的差役生就一双斗鸡眼，喝一口茶，喷着嘴道：“好香！好香！小娘子的茶好香！”蟹壳脸便又接口道：“小娘子何不弄些酒菜，陪我俩喝上三盅，你这税款，也就免收了吧！”斗鸡眼听了也连连嚷道：“好主意，好主意！”

邓云英见二人一唱一和，不由满心冒火，肚里骂道：“主意打到姑奶奶头上来了，瞎了你们的狗眼！”她存心要戏弄他们一番，便压下怒火，淡淡一笑道：“免收税款？只怕是‘灯草当拐杖——做不了主（柱）’吧！？”蟹壳脸的一愣，旋即吹道：“咳！这点小事，何足挂齿！”邓云英轻蔑地笑了笑道：“好吧！要吃我的酒，说也不难，哪位敢与我试试手劲，赢了，酒菜齐备；输了，对不住，请你们两脚出门！”边说边就挽起衣袖，露出了一双粗壮红润的手臂，两个淫鬼看着，早已心痒难熬，心里嘀咕：

“堂堂男子汉，还扳不过一个娘儿们！”斗鸡眼抢着嚷道：“行，行！一言为定！”见邓云英已稳稳地在桌边坐下，臂肘顶在桌上，冷冷地笑着。他慌忙也在对面坐下，迫不及待地抓住云英那软润的手掌，一双斗鸡眼贼忒忒地定在云英脸上，身子差点软瘫下去。邓云英眼看那一副丑态，怒火上窜，略一使劲，早把那贼手压在桌上。斗鸡眼一愣，这才如梦初醒，耍赖嚷道：“慢来，慢来！我还没上手嘛！”邓云英又轻蔑一笑：“好吧！请上手吧！”斗鸡眼经这一扳，多少掂出一些份量，再不敢小看了。他想狠狠煞一把劲，将云英一下扳倒，谁知云英的手臂就象一根铁柱，铸定在桌子上，任凭你使多大的劲，也难动分毫。看那家伙满脸涨得通红，一双斗鸡眼象铜铃般突了出来，邓云英心里又是

好气又是好笑，她一动不动，让斗鸡眼出尽丑态，才轻轻松松地将手往下一扳，又把那贼手压下去了。这回斗鸡眼一言不吭，低着头懊丧地站了起来。蟹壳脸哪知就里，他狠狠吐了一口唾沫，骂了一声：“饭桶！看老子的！”一屁股坐了下来，浪声嚷道：

“小娘子！上吧！”邓云英恨得牙痒痒的，但她不动声色，伸出了手。谁知这色鬼不怀好意，一边吃吃笑着，一边屈起食指搔着云英的手掌。邓云英这回忍不住了，只见她杏眼圆睁，猛喝一声：“恶贼！”抓着贼手一使劲，蟹壳脸不由“哎哟”一声，就象有一把铁钳钳住他的手指，根根手指都象断了碎了一般，痛得他揪心裂肺，蟹壳脸上淌下了成串豆大的汗珠，嘴里“哎哟，哎哟！”喊个不停。邓云英怒喝道：“敢戏弄姑奶奶吗？”蟹壳脸想把手往回抽，哪抽得动。望望斗鸡眼，斗鸡眼早已尝过滋味，哪里敢动。他便只有杀猪般的喊道：“哎哟！哎哟！不敢了！不敢了！……哎哟！哎哟！姑奶奶！好姑奶奶！饶了我吧！”邓云英等他喊得够了，才轻轻把手一放，蟹壳脸慌忙把手抽回来，可这手就好象没有了一般，完全失去了知觉。“我不要成了残废呵！”他怕极了，和斗鸡眼使个眼色，抬脚就想溜走。

邓云英哪肯就此罢休。只听她又猛喝一声：“站着！想溜了？没那么容易！”蟹壳脸摸着那几个手指苦着脸结结巴巴地道：

“小娘子，你，你不是说，输、输了……我们就开、开、开路了吗？”邓云英鼻子里哼一声：“开路！？谁叫你瞎了狗眼，戏弄起姑奶奶来了！告诉你，姑奶奶是个不带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的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娘！想欺负姑奶奶，你走错门了！”斗鸡眼涎着脸道：

“算了吧！小娘子！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就当我们今日没来过，这不结了！”边说边往门边走去，邓云英往前一个箭步，挡住了篱笆门，两脚一码，双手叉腰，喝道：“别动，姑奶奶饶你，姑

奶奶拳头可不想饶你！”边说边往斗鸡眼面前晃一晃她的拳头，晃得那双斗鸡眼花糊糊的，他也不由满心火，在肚里嘀咕道：

“看这婆娘威风的！谅你也不过有点蛮劲，就如此放肆！想我两个男子汉，还拼不上一个婆娘！”这么一想，霎时又来了威风。只见他斗鸡眼一酸，大声嚷道：“你这婆娘，也太不识抬举了，老子是好男不与女斗哩！再不闪开，就休怪我不客气了！”邓云英见斗鸡眼胡蹦乱跳，一副丑相，只在肚里暗暗好笑，她两手叉腰，纹丝不动地立在门口，冷冷地道：“那就请便吧！”斗鸡眼再也按捺不住，朝蟹壳脸吆喝：“伙计，上！”他蹿上一步，来个黑虎偷心，握拳直冲云英心窝捣来。云英看那穷凶极恶之相，知他没多少能耐，有意要作耍他们，故不出手抵挡。只见她不慌不忙，待那贼拳离心窝不上数寸之时，倏地一个旱地拔葱，身轻如燕，飞腾而起，直蹿至数步之外，轻轻落地。斗鸡眼奋起全身之力，满以为这一手准把对手打翻在地，哪防邓云英有这一手。他冲拳落空，身子不由往前一冲，立脚不稳，扑哧摔了个嘴啃泥，一时爬不起来。蟹壳脸见了，先是一愣，接着又以为邓云英是不敢与他们交手，存心躲闪，他也就跟着一个箭步，蹿到云英近前，挥拳直冲云英面门捣来，心想“我看你有几下好躲！”邓云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这一回她既不躲，也不闪，待拳头已到眼前，才来个顺水推舟，身子一仄，伸手抓住贼臂往后轻轻一拉，趁对手因此立脚不稳之际，再略一使劲，来个推窗撵月，将贼子往前一搯，蟹壳脸不由几个踉跄，一转身，不偏不倚，正扑在斗鸡眼身上。斗鸡眼哎哟一声刚刚喊出，邓云英已飞身上前，一脚轻轻巧巧地踩在两人身上，略一使劲，两人象在身上压上千斤重担，杀猪般嚷叫起来：“姑奶奶！饶命！姑奶奶！饶命！”邓云英咯咯笑着，鄙夷地骂道：“看你们这一副熊相，打了你还怕污了姑奶奶这一双手！”她这才轻轻把脚收回，大喝一声：“起来说